

第三章 亂中智慧 政壇馳騁

民國十六年三月十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漢口南洋大樓一間不大的屋子裡召開了。有記錄稱，出席會議的中央執行委員十八人，候補中執委十一人，候補監委四人，但參加開幕合影留念的是三十人，有三人未有蹤影。在這張合影中，可以看到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譚代英等共產黨人，還有宋慶齡、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但未見黨內元老廖仲愷遺孀、中央執委何香凝。

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議，合影時他站在二排右三的位置。遺憾的是他與蔣介石再次失之交臂。

只要從參加會議的人來看，會議的結果便不會對蔣介石有利，儘管他時任國民黨首腦。會議顯然是被一幫俄國人在操縱（但他們似乎也沒有出現在合影中），七天的會議對鮑羅廷等人來說，極其順利。代表們圍坐在一張長會議桌前，進行著一面倒的發言。

三天前，國民黨中央黨部代主席譚延闓與何香凝等人帶著蔣介石再次推遲會期的要求到達武漢。

譚延闓在國民黨內部的角逐中往往充當「甘草」，可以與任何的「藥」相配。他在當天有十六人參加的預備會議上，期望不要因為會期問題而引起黨內分裂。

參加會議的最重量級人物是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此刻她沉默著。不管參會人員多麼希望她能表態，可她始終一言不發。會議只得表決，七名國民黨人對九名共產黨人，結果可想而知。

所有的國民黨人都不知道，中共中央早在二月十二日就向黨內發出通告，詳細制定了如何把會議引入反蔣的方向。這也是鮑羅廷等人策劃遷都武漢後要做的最重要工作：利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改變當前權力格局。毛澤東從長沙放棄剩下的調查趕回武漢，到達的日子正好是二月十二日。

三中全會召開到一半時，蔣介石與陳潔如到了廬山。對於在武漢召開中央全會，他從未公開反對過，但卻說過要用三中全會當試紙，看看自己的權威在國民黨內到底有多高？原定三月一日召開的會議被延遲到三月七日。他在三月三日的日記中堅持要會議再延至三月十二日，他認為，如果他不到，這次會議便會失去意義。至於一再要求推遲會議，理由很站不住腳，完全是在他強烈自尊心作用下所做出的決定。

他私下派陳果夫去武漢做好他參會的準備，並對陳果夫說：「如果他們等我，等到十二日開會，我就相信他們有誠意。」

然而，事與願違，鮑羅廷等將計就計，三中全會如期召開。蔣介石的架子無法放下了，具

有超強忍耐力的他，順著陳潔如要爬山的想法上了廬山。這裡離武漢近啊！

他們在九江的房東方瓊先生把自己在廬山的別墅提供給他們住。蔣介石決定以靜制動，看看武漢方面到底給自己挖好了什麼樣的坑？

到達廬山的當天下午，蔣介石就與陳潔如坐滑竿來到五老峰下的白鹿洞書院。一路上，飽吸著廬山清新甜美、酥人心胸的空氣。看著滿目青翠，蔣介石意味深長地說：「驚蟄剛過，冬眠的動物該醒了。」

他心中非常清楚，一年前的二屆二中全會，自己把黨政軍大權攬於一身，得罪了一大批人，這些人並不認可他這個後起之秀。而蔣介石要再往上走，又無法迴避與他們周旋。

黨內的政治格局大家都明白，自孫中山逝世，國民黨便失去了舵手。在台前表演的人也愈來愈多，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國民黨也有共產黨。所有的人都在為掌握權力、奪取利益而奮鬥。蔣介石能夠脫穎而出，靠的不但是運氣，還有善變的手段。

他看看左右兩邊的衛士和藍衣隊偵探，微微閉上眼睛。

上一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在廣州國民黨總部二樓走廊上險些被刺殺。刺客是許崇智的堂弟許楚，刺殺的目的很簡單，不滿蔣介石收編了許崇智的粵軍。

對這件事本身，蔣介石並未太在意，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他在意的是情報，為什麼沒有得到刺客的情報？必須建立一個只效忠於自己的情報組織，要在事件發生前就得到情報，主動保護

比被動保護好得多。他決定派自己所信任的侄子——陳立夫來實施這一計畫。

藍衣隊員主要來自寧波，同鄉的情感讓蔣介石覺得放心。而選中的廣東隊員大多來自下層階級，這樣的人也牢靠。陳立夫決定這個組織由兩個部門組成，一個調查處，另一個為統計處，要用這個組織來制服所有陰謀分子。現在，成立時間並不長的藍衣隊已經開始每天都能呈上一份報告了，列出了對手在做什麼。這是令人安心的資訊，也讓人有了一種強有力的安全感。

白鹿洞書院掩映在參天古木之中。沿著貫道溪，蔣介石面色嚴肅、步履穩重地往裡走。陳潔如挽著他，好奇地四處張望。說：「這裡真是野趣天成、風光綺麗，是讀書的好地方。」

蔣介石介紹道：「白鹿洞書院稱得上是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自唐代開始，就不斷有人在此隱居讀書。奈，眼前的這條小溪名為貫道溪，便是取自孟子『吾道一以貫之』之意。但它真正振興卻是在南宋的理學家、教育家朱元晦（朱熹）之手。他當時在附近的星子縣當官，在這裡升堂講學。最重要的是他制定了《白鹿洞書院學規》和《白鹿洞書院教規》。我在私塾讀書的時候，都受了他的影響。」

陳潔如恍然道：「我還以為白鹿洞是個洞呢，原來是山谷間的一塊平地。」

蔣介石抬頭看看，說到：「此地地勢低凹，一定是俯視似洞。加上唐朝李渤在此讀書時養了一頭人稱神鹿的白鹿，因此得名。」

參觀了御書閣明倫堂等地後，兩人來到枕流橋。站在橋上，蔣介石指著橋下的那塊大石頭

說：「相傳朱元晦當年就常坐在那塊石頭上讀書，他手書的『枕流』二字還刻在石上。如果一以貫之地把石頭當枕頭，在水聲、鳥聲、松濤聲中讀書，是何等的悠閒自得！」

陳潔如不知眼前這位總司令為何會發出如此抒情的感嘆，但她是高興的。能夠讓忙於戎馬生涯的丈夫得到片刻寧靜，就是她想要做的。她把剛才看到的一首唐朝王貞白的〈白鹿洞〉詩念了出來：「讀書不覺已春深，一寸光陰一寸金。不是道人來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尋。」

蔣介石聽著陳潔如的朗誦，看看瑟瑟成蔭的四周和清澈見底的滔滔流水，心情異常平靜，似乎忘記了此刻的武漢左派正在激烈地辯論。沒有我蔣中正的加入，他們能辯出什麼結果呢？槍桿子是辯不出什麼來的。

兩人都沒想到，四個月後，有一位名叫劉少奇的中共重要領導人為躲避大革命失敗後的追捕，從武漢逃到白鹿洞，還曾躺在枕流石上假裝讀《三國志》而躲過一劫。當時星子縣民團來白鹿洞搜查，以為不過是個書呆子而放過了他。

蔣介石生在水邊。他的家鄉在浙江省寧波奉化縣溪口鎮。該鎮沿一條名為剡溪的河而建，東西向長約五里。

剡溪從剡界嶺起源，由新昌入奉化境內。這條小河大有來頭，與王羲之有關，與吳越王也有關。當它在奉化武嶺頭與溪南山相遇時，形成一「口」狀，溪口鎮因此得名。從武嶺街東頭的武嶺門進鎮，西行不遠，便是蔣宅。

生在水邊的蔣介石對水並不是太感興趣，不知是否跟他五歲時差成淹死在自家的水缸之中有關？比起來，他更喜歡山。

溪口鎮地處四明山南麓，在距它十五里處有一座山峰，名為雪竇山，這裡是蔣介石心目中的聖地，他母親生前常常在山上的古剎雪竇寺禮佛。當他第一次到廬山時，立刻想到了雪竇山。那裡有雪竇寺、千丈岩、妙高台、三隱潭，都是蔣介石所熟悉和停留過的地方。

而在廬山，他看到了比雪竇山更加壯麗的風景，三疊泉的險峻，含鄱口的空曠，秀峰的靈動……

當一行人走到龍首崖時，都累了。蔣介石與陳潔如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休息。

陳潔如說：「廬山與雪竇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

蔣介石聽了這話觸景生情。出任黃埔軍校校長之前，他在家鄉受到的僅是禮遇，很有局限，他清晰地記得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四日離開溪口的情景。那個時候恐怕沒有誰會預料到，僅過了三年，這個從小就不安分、被人稱作「無賴」的蔣介石，會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人物。蔣介石想，如果北伐往東進擊能順利，再折向北方，實現軍政就很可能成功，那也是總理的建國思路。可是，鮑羅廷領導的共產黨與國民黨鄧演達等左派都不願意看到我蔣中正領導下的軍政。三中全會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無論什麼結果，我都不能放棄軍權。

東進的勝利是預料之中的。上海已開始大亂。孫傳芳想借助奉軍的力量與北伐軍抗衡，把上海拱手讓給狗肉將軍張宗昌。但直魯聯軍在上海是沒有根基的，孫傳芳拍張宗昌的馬屁，居然

把全上海的妓女院包下來給直魯聯軍花天酒地，可就是這樣也不行。程潛攻下南京後，白崇禧、何應欽拿下上海應該都不是問題。

此刻，何應欽正在攻擊常州鎮江，白崇禧在攻擊蘇州。滬寧路被截斷後，南京上海指日可待。目前的麻煩不是軍事，而是政治。共產黨到處作亂，汪精衛又被邀請回國，各方勢力在拚命角逐。我蔣中正能不能立於不敗之地？從政治上，武漢的三中全會名正言順，而我蔣中正倒愈發像是在搞陰謀詭計了。可惡！

陳潔如見蔣介石沉默不語，知道他心思太重，便輕輕說：「芸芸眾生，不過是天地間一粒塵屑而已。」

蔣介石回過頭，全神貫注地注視著眼前的這個女人。是她伴隨自己走過不平凡的幾年，不容易。他說：「在前線，一有時間就想到你，無分星夜。你想我嗎？」

陳潔如開玩笑地說：「不想。」

蔣介石搖搖頭說：「我不相信，因為我知道你同樣愛我。你說得對，芸芸眾生不過是天地間一粒塵屑而已。但應該除我之外，我是天地間一塊石頭。我這塊石頭要砸爛舊世界，要實現總理的遺願，建立一個嶄新的中華民國。」

陳潔如對自己得到這樣一個男人的寵愛很知足。她問：「為什麼你要叫介石呢？」

蔣介石暫時把思緒從紛亂中拉回來，說道：「我十四歲時去毛鳳美先生的私塾讀書，主要學《易經》。在《易經》中有『介於石，不終日，貞吉』的語句，而『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陳潔如聽得如墜五里霧中。蔣介石知道她沒明白，解釋道：「君子堅如石，能洞察幾微，而先知事物之動向，不待終日，又剛又有度。我給自己取名『中正、介石』，是對人生態度的一種界定。」

陳潔如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蔣介石指著西邊說：「快看，太陽要下山了。如此短暫的告別，它也留下輝煌的絕妙天色。」陳潔如往西邊望去，那裡滿布著一片深紅如火的奇觀。夕陽的四周，由金色和朱紅調配而成的各種顏色，璀璨奪目，如此絢麗的奇景讓人神魂被攝。她由驚喜轉而閉目默禱：「祈求老天保佑介石北伐成功。長壽不老，永保健康。」

蔣介石的心思由日落轉向其他，看來與共產黨的合作如同這匡廬落日。不可否認，北伐軍能勢如破竹，與共產黨分不開。但鮑羅廷是罪人，那一班趨炎附勢之敗類更可殺。已接到藍衣隊的情報，派駐贛州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一師的黨代表倪弼，六日槍殺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這個人是共產黨，大概也是國共合作以來第一個被國民黨槍殺的共產黨。雖然倪弼有些魯莽，但也好，試一試共產黨的動靜，看看他們有什麼反應。

他問隨行的藍衣社隊員：「武漢有沒有來電報？」

「還沒有，蔣先生。」

他揮揮手。三中全会始終是他心裡的陰影。

他還不知道陳果夫僅參加了兩天的會，感覺到不對勁，已退出了會議。因為共產黨居然專函給國民黨中央，反責蔣介石的反共言論，要求國民黨對蔣予以制裁。

三中全會從準備開始，就打著「恢復黨權」的旗幟，而決意要開會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執委們。加上國民黨的左派爭權，顯然，蔣介石的「浙江幫」被孤立了。

蔣介石已不希望會從武漢傳來什麼好消息，但心中還懷有一絲僥倖，那幫人會不會因為我北伐有功而網開一面呢？會不會明白汪精衛回國才是真正的坐享其成？

對武漢方面的羞辱，蔣介石已傷透心了，民國政府怎麼能建在一個傷心之地呢。總理遺願是把首都放在南京，並在《建國方略》中對南京的地理環境作了高度評價：「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在世界中之大城市，誠難覓此佳境也。」

蔣介石心想，在南昌建都不成，在武漢建都不行，那就只有實現總理遺願，在南京建都了。但他清楚，要建都南京光靠軍隊是遠遠不夠的，還有大量政治和外交問題。好在戴季陶、黃郛他們遊說日本很成功，此次離開南昌前會見了日本政友會總務長三本條太郎，雙方達成諒解。當三本問他與共產黨的關係時，他斷然回答道：「我不是共產黨。」

另外，必須解決財源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最好、最快的方法是聯合孔宋兩家。該如何聯合？他想到了聯姻，這是中國最古老且行之有效、足以解決棘手問題的方法之一。

早在一年前，他曾透過張人杰（靜江）向宋慶齡發出求婚信號，但被斷然拒絕。現在唯一的希望是那位還處在待嫁之中的三小姐宋美齡，兩個月前她發來電報，稱蔣中正英雄。這是一

種暗示嗎？如果是，意味著蔣宋有可能聯手。那在軍事上、經濟上，進而在政治上就可暢通無阻。與兄弟們在廬山達成的五條共識也可全面實現。

想到這兒，蔣介石內心一陣狂喜。偷眼看陳潔如，臉不禁有些發熱，這個女人怎麼辦？她雖治家無方，教育幼稚，甚至奢靡趨俗，可畢竟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不離不棄地陪伴在我身邊。況且她還是張人杰夫人的姊妹。能捨棄她嗎？

陳潔如還以為蔣介石在想著當前局勢，便說：「回去吧，早點休息。你太累了。」

三月十七日晚，蔣介石收到了來自武漢的電報。急匆匆看完電報後，他用力將電報甩在地上，抓起桌上的一只花瓶拚命往下一摔，花瓶登時粉碎。接著他整個人垮在一張安樂椅中，痛苦萬分。

陳潔如驚慌失措，說：「鎮靜些，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剝奪了我的領導地位，一切都完了，我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

電報是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宣言。文中全面抨擊了自二屆二中全會以來，蔣介石以武力蹂躪黨權、政權，開個人獨裁之漸的種種行為。

會議通過的一系列決議，幾乎矛頭所向都非常清晰地指著蔣介石。

《統一領導機關案》取消了主席制，採用常務委員制。蔣介石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主席自然被撤銷了。這個位子，在蔣介石揮師北伐時，曾由張靜江代理，現在武漢方面卻說：「有主席一日，黨內就無日安寧，革命前途就有很大的危險。」

《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規定恢復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團制，廢除主席制，撤銷中央軍人部。於是，蔣介石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的位子也沒有了。更重要的是，還規定總司令也無權做重大軍事決定。

這個大綱規定，總政治部由隸屬總司令部改為隸屬軍事委員會。鄧演達因此跳出了蔣介石的管轄範圍。會議還決議，取消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制，改為委員制。這也無疑在挖蔣介石的心頭肉。

《統一外交決定案》、《統一財政決定案》嚴禁個人干預外交與財政，否則將被開除出國民黨。蔣介石被打仗的經費弄得焦頭爛額，他正要找理由問責宋子文呢，沒想到人家先堵住了他的嘴。

《統一革命勢力決議案》主張，立時召開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由共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以及省政府，共同擔負政治責任的問題。還決定派一個三人代表回去共產國際，商談關於中國革命及其與世界革命關係的問題。

會議全面改組了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構，蔣介石僅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而未能當選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和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正從莫斯科準備返回國內的汪精衛成為大贏家，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他排名第一，並取

代蔣介石任組織部長；在七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團成員中，他排名第一，蔣介石沒份兒；在五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中，他排名第一，蔣介石還是沒份兒；在七人組成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中，他排名第一，蔣介石排第六，其他五人除譚延闓外，幾乎都是蔣介石的對頭。

而蔣介石最牢靠的同盟軍張靜江、戴季陶、古應芬等落選了一切。張靜江、陳果夫指導下的廣東和廣西兩省黨部的選舉也被宣布無效。

電報還要求蔣介石「候命」。

此時的他已從害怕轉變為憤怒，半年多來的浴血征戰，卻換取了如此的結果。說我以總司令部代替了軍事委員會，可是那些委員們去哪了？這次會議原本就是陰謀，是不合法的會議。中執委三十六人，可多少人去開會了？十八人！整整差了一半；候補委員有二十四人，只有十一人去參加了會議；中監委十二人，只有四人參加了會議。出席會議的幾乎都是我的反對者，會議沒有開，結果就已知道。

「可恨！鮑羅廷不得好死。我蔣中正真正瞎了眼，在總理去世後，還高舉他鮑顧問的旗幟。可這個騙子，老早就等著這一天吧？如此看來，處置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沒有錯。錯就錯在還不徹底，錯就錯在心慈手軟。現在你們是在逼我，逼我大開殺戒。反正已經殺了贛州總工會的陳贊賢，解散了工會。既然鮑羅廷等人可以偷偷摸摸開會，讓我丟臉，我必須以牙還牙。處決陳贊賢只是開始，我要讓武漢的這些人看到蔣中正的威力！」他忿忿不平地自言自語。

面對痛心疾首又憤怒至極的蔣介石，陳潔如顯得鎮定，說：「何必這麼難過？要讓他們看到威力，但也要想想，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對你？」

陳潔如的話猛地點醒了蔣介石。

是啊，為什麼？前方將士捨生忘死，後方官員卻在搶班奪權，他們真的能離開我蔣中正？離開了我，只曉得夸夸其談的汪精衛能統率全軍？一不負責、二不諫言、三不得罪人的「甘草」譚延闓能攝政？到那時，統一中國的恐怕不是我國民革命軍，而是張作霖的安國軍了。對呀，武漢這幫人就是怕我統一中國，可這也是總理遺願啊。

想到這兒，蔣介石脫口而出：「我可以以二屆二中全会中常委主席的名義，宣布武漢的三中全会非法。」

陳潔如再問：「你覺得現在這麼對抗下去，對你有好處嗎？」

蔣介石的眼中透著滿滿仇恨，反問：「你說呢？」

陳潔如慢慢地說：「為何不拍個電報去漢口，讓他們派人來解釋，憑什麼他們要這麼做？談清楚了事情，你再做下一步決定。反正你還是總司令。」

蔣介石心道，對呀，至少在近期內我不會失去兵權。只要有軍隊，就有機會翻身。他立刻要陳潔如起草電報，由阿順拍發了出去。

當晚，蔣介石失眠了，痛苦、煩躁、心亂如麻。名譽、前程、地位如此簡單地被剝奪了？他想起了那艘艦，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以前它叫永豐艦，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後，

這條艦改名「中山艦」。正是在永豐艦上，他真正成為孫中山的嫡系；而在中山艦上，他成功地把自己從校長變成實際的黨內領導人。

往事在腦海中迴盪……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正在寧波的蔣介石接到孫中山自永豐艦發來的六字電報：「事緊急，盼速來。」他顯然不知道此行將給自己的人生帶來重大轉折。

那天，先是接到汪精衛等人自上海發來的電報，得知讓他討厭至極的陳炯明軍隊於十六日凌晨，在葉舉指揮下發動兵變，攻進了非常大總統府。

陳炯明的目的並非要殺死孫中山，而是迫使其離開廣東，甚至願意給一百萬元離開費。兵變之前，還命人告訴了孫中山。

在此之前，孫中山曾期望出任新建立的北京政府總統，舉國上下沒有誰比他更有資格坐這把椅子，張作霖也同意。但在隨後的直奉戰爭中，張作霖敗，吳佩孚勝。情況發生逆轉，玉帥要求北京的總統徐世昌和南方非常大總統孫中山統統下台，黎元洪復職。結果，徐世昌通電辭職。但孫中山接受教訓，不僅未辭職，還發表了兩個宣言，不承認新的偽總統黎元洪，並指出：他自己才是中國事實上、法律上唯一的政府行政首領。

宣言發表僅僅過了十天，廣州兵變發生了。

孫中山在猝然逃出總統府粵秀樓時帶的文件，是他與蘇俄代表的會議記錄。兵變後，他更

加深信，中國革命唯一真正、誠摯的朋友是蘇維埃俄國。

登上永豐艦時，孫中山最思念的人便是蔣介石。為了保密，他把電報發給了蔣介石只有六歲的兒子蔣緯國：「寧波江北岸引先橋十號，蔣緯國先生：事緊急，盼速來。孫文。巧。」這個地址是蔣介石的側室姚治誠居住的地方。

接到汪精衛電報時，蔣介石便在陳潔如面前破口大罵陳炯明，說：「當初我就料到這件事會發生，但先生不相信。」在接到姚治誠派人送來的孫中山電報後，他當即決定去廣州。

去廣州雖是匆忙之中做出的決定，卻又是心中已醞釀多時的謀劃。兩個月前，因為在諸多事上與孫中山有不同見解，尤其是在對陳炯明的認知上，兩人分歧頗大。同時因陳炯明一直迴避、敷衍孫中山，蔣介石斷然與交往多年的陳炯明絕交。為此，他也向孫中山辭職返鄉。

在返鄉後的五十多天裡，他一刻也沒忘記要助孫中山完成建國大業，並與孫先生的秘書林直勉保持著聯繫，隨時告知自己的行蹤，還不斷與廖仲愷、許崇智、汪精衛等人電報往來。他十分想加重自己在孫中山心中的分量，他堅信，只有通過孫中山，自己才能在這個亂世中脫穎而出。所以，當孫中山的六字電報到來時，他明白了，孫中山是在向他妥協，他的「陳炯明必反」預言靈驗了。

在赴廣州之前，蔣介石急中生智，做了周密的籌畫。他知道此刻非常大總統恐怕身無分文，雖有七艘軍艦在手中，可卻都是孤立無援的，遠在贛州的那些所謂的北伐部隊實際上回援無望。學過軍事、打過仗的蔣介石深知當兵吃糧乃亙古不變的道理，此番赴難，必須有銀兩隨身才能事

半功倍。於是在二十一日到達上海後，立刻找到浦江大亨虞洽卿，要求他資助。虞洽卿這時並不好看這個寧波人，認為是他當初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搞垮了。但最後，精明的虞洽卿還是答應資助在一起做了兩年股票投機生意的蔣介石，條件是在他上船赴粵時，才能給他錢。虞大老很怕這個寧波人又玩他。

二十五日，蔣介石帶著虞洽卿資助的六萬元，登船離開上海。沒有誰知道，為何一向支持孫中山、被稱為「二兄」的張靜江，在這生死關頭不見動靜。關於蔣介石在上海籌款，文獻中也只留下了六個字：「留滬部署各事。」

當二十九日蔣介石成功登上永豐艦與孫中山見面時，大總統熱淚盈眶，這位寧波人能夠深入虎穴足以證明一切。「介石一人來此，足當兩萬援軍。」總統感慨地說。

在往後的四十二時間裡，蔣介石完全獨立地指揮七艘軍艦與岸上的叛軍周旋。

孫中山感動了，被蔣介石的忠誠所感動。他一邊與美國領事館、英國領事館磋商事態發展，一邊通過陳友仁以及他的美國法律顧問諾爾曼在俄國人與英美人之間斡旋，討論安全通行去上海的保證問題。同時在心中決定要滿足蔣介石的政治需求，他已完全信任了這位以軍事見長的寧波商人兒子。

沒有文獻資料說明蔣介石是如何使用他帶去的六萬元，但按照民國十六年上海市的物價，六萬元可以買一百萬斤煤油（一斤〇・〇六元）或二十一萬斤豬肉（一斤〇・二八元），夠一萬一千多人生活一個月。

可以臆測，在雇佣兵的時代，一個從未指揮過海軍的人，能將海軍官兵弄成一條心，除了信念外，金錢是不可缺席的環節。蔣介石是否用這筆錢發了軍餉？還是用它買了軍火？總之，在八月九日下午，他成功地護送孫中山等人乘英國領事館安排的「摩漢」號炮艦駛出虎門，前往香港與剛流產的孫夫人會合。第二天上午六時，全體人員登上俄國「公主號」郵輪轉赴上海。

一年後的八月十六日，蔣介石受孫中山委派，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啟程訪問蘇俄。那一天，距離孫中山廣州蒙難脫險正好一年零兩天。在近四個月的訪問時間裡，蔣介石大開了眼界，還與同行的老鄉邵元沖換蘭譜結為兄弟。俄國之行的另一個收穫是，他明白了任何聯合最終是要靠自己的。

在當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記中，他寫道：「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

讓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他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到達廣州覆命後的第四天，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孫中山送給了他一個天大的禮物：任命他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這是他生平第一個「委員長」稱呼。

而正是掌管了黃埔軍校，蔣介石才真正邁出了走向中國軍政核心的步伐。

阿順拍發出的電報，一天後有了回音，蔣介石的好朋友、被人暗殺身亡的廖仲愷先生遺孀何香凝專程從武漢趕到九江。以鮑羅廷對蔣介石的了解，此刻能成為在蔣與新政府之間斡旋的最好人選，便是有多重身分的何香凝。

正是廖仲愷在蔣介石籌辦黃埔軍校的問題上幫了大忙，當蔣介石辭去籌辦軍校的職務時，身為元帥大本營秘書長的廖仲愷接任了籌備委員會的委員長。原本日理萬機的廖公，完全可以啟用鄧演達等人籌辦軍校，但他卻在蔣介石離粵兩個月的時間裡，僅個人署名給蔣介石的電報就達十一封之多。他還聯絡胡漢民以及蔣介石的拜把兄弟許崇智、戴季陶等人，一起苦心地做蔣的工作。目的就是一個，請蔣中正回粵出任軍校校長，並給他準備好了人、財、物。

面對長自己九歲的大姐，蔣介石怒氣沖天，尖銳地指出三中全會是個陰謀。他叫道：「我作為二中全會後合法的黨的領袖，為什麼利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議決一系列的決定？這完全不合法！」

何香凝用柔緩但堅定的口吻解釋說：「不，三中全會是合法的。可以告訴你，孫夫人支持這次會議做出的全部決定。汪精衛擔任領袖，陳友仁擔任外交部長，宋子文擔任財務部長，都是合法的。孫夫人已經宣布，漢口政府是總理思想的正當詮釋者。」

聽到這兒，蔣介石像是被子彈擊中了要害，宋慶齡是他打著孫中山旗號前進的最大絆腳石。在黨內，沒有誰比孫夫人更能代表孫先生了。但他依舊強調：「難道北伐不是在詮釋總理的思

想？總理是多麼希望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呀。現在北伐並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有些人就開始準備坐收漁利了！」說這些話時，他自己心裡也覺得沒十足把握。

何香凝繼續解釋說：「以上我說的不一定都是我贊同的。鮑羅廷認為漢口是比較適宜的政府所在地，事實上此前的贛江之爭，你我都心知肚明。現在你被黨內同志指責為獨裁，在漢口的傳單上都寫著『革命若要成功，須先打倒蔣介石』，甚至有人提出要開除你的黨籍。這是為什麼？」

一旁的陳潔如發現蔣介石的憤怒已慢慢平息下來。聽了何香凝的問話，他脫口而出：「是徐謙、鄧演達他們搞的名堂嘛！」

何香凝點點頭，說：「在徐謙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自去年以來，武力蹂躪黨權，不但總理聯俄及容共政策被破壞，開個人獨裁之漸，啟武人專橫之端，更使總理改組本黨之精神及同志兩年來的努力，悉付之東流。」

蔣介石冷冷一笑，道：「大姐，正是北伐的勝利，本黨才得以從南粵進到長江流域，這是我十萬將士浴血奮戰的結果。汪兆銘在哪裡？躲到國外去了，他能統軍嗎？目前，孫傳芳還在頑抗，直魯聯軍也不能小看。北面的張作霖也十分強大，他的大軍足以使我們的北伐毀於一旦。難道鮑羅廷沒有看見嗎？不！他看見了。但他想破壞革命，想搞內鬨，想讓黨四分五裂。」

何香凝沒有反駁，拿出了一疊三中全會的文件，說：「這些是會議文件。另外我還帶來了許崇智將軍寫給你的公開信和汪精衛的公開信。你好好看看吧，我將於今天趕回漢口。」

蔣介石突然問：「大姐，你被任命為什麼官？」

何香凝愣了一下，平靜地答道：「婦女部長。」

蔣介石點點頭說：「當之無愧。鄧演達、徐謙當了什麼官？」

何香凝依舊用平靜的聲音回答：「鄧演達出任農業部長，同時兼了政府土地委員會主席。

徐謙是司法部長，也是政府常務委員。」

蔣介石若有所思，腦子在急速轉動，三中全會的結果在預料之中，但沒有預料鮑羅廷會如此大膽，一定是唐生智的兵權在作怪呀。我現在還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還手握兵權，應該堅信，本黨本國離開了我，絕對搞不下去。他「啪」地一拍桌子站起來。

陳潔如嚇了一大跳，何香凝也顏面微動，她們不知眼前這位脾氣暴躁的總司令會幹出什麼事來。陳潔如一個勁兒地使眼色，要何香凝勸他。

何香凝慢慢站起來，走到蔣介石面前說：「中國人相信既定事實。你同意嗎？只有忍耐和容忍的人，才可能反敗為勝。」

蔣介石聽著這語重心長的話語，看看眼前這位體貼的大姐，想起對他有過巨大幫助的廖仲愷，眼眶紅了，繼而眼淚流出了眼眶。

送走何香凝後，蔣介石不肯吃飯，他反覆地看許崇智的公開信。

「介石吾弟：你若能記憶，十年前你和我追隨我們的總理從事革命工作。我們本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奉獻此生，翼求達致成功。不幸，我們的總理去世了。你曾請我將我的部隊暫時交你

統率，俾由你重加編組，我也予以同意。其後將我的軍隊改稱國民革命軍……

今漢口政府已成事實，我希望你靜夜深思，行所當為，服從命令，自承錯誤。你當譴責自身之背信，並信守自身之承諾，籍求維持國內和平。」

「報復，許汝為是在報復我，他對我一直耿耿於懷。」蔣介石喃喃自語。這對信讓他想起大約一年半之前，自己寫給許崇智的一封信改變了廣州政治格局的信函。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日晚九點多，身為廣州衛戍區司令的蔣介石在做好一切兵變準備後，給時任建國粵軍總司令、他的結拜兄弟許崇智寫了一封長信：他要學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關於許崇智，蔣介石一直是仰望著的。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他們在日本相識，那時，剛滿三十歲的許崇智已是「軍界前輩」，而蔣介石正為他亦師亦兄的陳其美被刺殺而茫然徘徊。蔣介石比誰都明白，自己能夠從軍隊中殺出一條血路，是因為有兩個人的扶持：一個是孫中山，一個就是許崇智。在孫中山那裡，許崇智的軍事才能是高過蔣的，他所領導的粵軍，實際上是孫中山政權唯一可以憑藉的軍事力量。民國十三年，孫中山邀請許崇智出任粵軍總司令，但因為在陳炯明兵變時許藉口路途遠而未全力回援，偏偏他又連連戰敗，使孫中山在永豐艦上絕望，對他開始產生懷疑而作罷。蔣介石正是抓住了這個機會，成為孫中山心中另一個可以倚重的軍事專家。許崇智後來力邀蔣介石出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對蔣能受命組建黃埔軍校奠定了專業上

的基礎。

孫中山去世後，廣州政權實際上是汪（精衛）、許（崇智）、胡（漢民）、廖（仲愷）四個廣東人掌握。胡漢民雖為代元帥，可那是虛職，榮譽還沒有汪精衛這個孫中山遺囑的起草人來得高。

已有少量兵權在手的蔣介石明白，在一個政府中，不可能二虎並存，掌握政權、軍權的只能是一個人。他密切注視著這幾個廣東人之間的爭鬥。他相信，這些人不可能達成一致的政治協議。

從當時情況看，蔣介石手中能運作的部隊只有軍校學生與教官，顯然不能與許崇智抗衡，但蔣介石堅信，能夠始終踐行總理遺志者僅他一人。而真正阻擋在他面前的大山，唯許崇智一人。

似乎是有天助。四個多月前，桂軍總司令劉震寰與滇軍司令楊希閔聯手兵變，想推翻革命政府。這兩支軍隊是幫助孫中山趕走陳炯明的功臣，他們占駐廣州後，一直管理著稅收機關，連孫中山辦軍校要錢，都得去求他們。因為吸過鴉片後楊希閔的心情才會好，廖仲愷不得不因此常在夜間去楊希閔吸鴉片菸的菸床旁請他簽字。如果這兩支軍隊一直蟄伏不動，還真暫無藉口滅掉他們。然而他們動了，這就給了孫中山忠實信徒們打倒他們的理由。當時才剛取得東江戰事勝利的蔣介石被推舉為討逆軍總指揮，他率許崇智的粵軍與黃埔黨軍回師廣州平叛，僅用一個多月時間，便以正義之師的威武殲滅叛軍，劉震寰等人逃之夭夭。蔣介石由此往前邁了一大步，在隨後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出任委員。

消滅劉震寰後僅過了兩個月，機會再次降臨。國民黨右派在八月二十日刺殺了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兼財政部長的廖仲愷，引發廣州政治地震。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提議下，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受命組織特別委員會控制局勢，調查廖案。蔣介石由此進入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並順利就任廣州衛戍司令，在三人中，掌控實際操作權的僅有蔣介石一人。

在廖仲愷被刺現場，刺客之一的陳順被擊成重傷。經過審問，當局得到一份名單，並從現場遺留的手槍上，一路追查到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與孫中山的秘書林直勉身上。

蔣介石竊喜，林直勉知道太多孫中山與蔣介石之間的事，而有些事並不能公開，正找不到讓他閉嘴的理由，誰知他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立刻對他實施抓捕。因為他還當過胡漢民的秘書，抓他對胡漢民來說也是敲山震虎。

案件的另外兩個嫌犯：朱卓文與胡毅生已逃到香港。但蔣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心中冷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廟嗎？胡毅生的「廟」就是他的堂兄胡漢民。

初步調查後，蔣介石心中逐漸完成了一個連環計：先驅胡，後逼許。他立刻命令何應欽率黨軍第一旅開進廣州市區戒嚴，同時控制了廣州的制高點觀音山陣地。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蔣介石命令部隊搜查胡漢民的家。果然，這個膽小鬼從後門跑去了汪精衛家，是汪太太陳璧君打電話給蔣介石，讓他派人「護送」胡漢民到黃埔長島。

汪精衛見事情愈鬧愈大，擔心政權會因此不穩，要求對胡漢民只驅逐、不傷害。蔣介石並

不想要胡漢民的命，況且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便順水推舟。

一週後，孫中山欽定的接班人之一、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外交部長胡漢民眼淚縱橫地登上了「列寧號」客輪，被放逐到蘇俄去了。

自廖案發生，蔣介石每日睡眠未達兩個小時。胡漢民走了，他安心地睡著了。

四個廣東人，兩個月之內竟然去了一半。而許崇智將成為他的下一個目標，因為在查案中發現了粵軍第一裝備司令梁士鋒、粵軍第四軍軍長梁鴻楷也與廖案謀殺有關；同時發現港英政府出資讓他們叛變，他們有顛覆政府的重大嫌疑。在鮑羅廷的周旋下，許崇智被迫同意抓捕了二梁，蔣介石立刻趁機解散了他們管轄的軍隊。

梁鴻楷與梁士鋒是許崇智在廣州的重要軍事力量，蔣介石就是要打打這兩株草，看看會不會驚動許崇智這條蛇。果然，許崇智發出了密令，命令駐守在東莞與石龍的兩個粵軍師旅回師廣州。

蔣介石再次興奮起來。他在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已與一批軍官成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第一師師長李濟深、第四師參謀長蔣伯誠、旅長譚曙卿以及衛立煌等人。這些人將成為自己連環計中的棋子。

在這場角逐中，汪精衛起了重要作用。他根本未意識到蔣介石是他的對手，相反地，他認為胡、許二人才是他的絆腳石，他要利用蔣介石搬開他們。於是，兩人幹起活來心照不宣。

從九月十八日開始，蔣介石在汪精衛的支持下，調兵遣將要徹底解決許崇智的問題。先是密令軍校學生幾個大隊，協同同意倒許的李濟深等粵軍，發動對東莞第四師許濟部與石龍粵軍第三旅莫雄部的包圍。然後，親筆給許崇智寫了一封長信。

九月十九日晚八時許，突然有一連軍隊包圍了廣州東校場粵軍總司令部。

在總部值班的是許崇智的副官處長馮次琪，此人深得許崇智信任，還身兼了籌餉局長和軍法處長。他一聽被包圍，立刻面泛青色，驚惶不已。當他接到許崇智的電話，說家裡也遭到包圍後，馮次琪說話都開始發抖，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反應。

晚九時許，蔣介石的莫逆之交、粵軍第四師參謀長蔣伯誠帶著蔣介石的親筆信見到了許崇智。

蔣介石在信中先羅列了一組數字，說許崇智拿到了三百餘萬軍費，卻有六個月未發餉等，然後切入正題：「廖案發生，陰謀暴露，而害黨叛國者，均為吾兄所部。而兄不引咎自責，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當，竟釀成此巨大慘劇，豈不可痛。吾知總理有靈，必痛哭於九泉矣……」接著指出許崇智空談革命，信用已失，名譽掃地，孫中山的大業就要喪失在他一人之手。然後開始為許崇智出主意：「今為兄個人計，為本黨前途計，為中國革命計……故特提出五軍編立計畫案，實為今日惟一救濟之方案……中正患難之友，志鯁之士，敬兄之篤，故責兄更切……如兄不以不材為不忠，且能反躬以自省，深知既往之非，不惑宵小之言，毅然獨斷，保全名節，

則兄不如暫離粵境，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恢復令名。既朗於公，更決於私。如蒙贊同，當可為兄準備一切……」

兩千多字的長信，讓許崇智坐立不安。他在電話裡告訴了馮次琪信的內容，又給汪精衛打電話，質問是怎麼回事。得到的答覆是：建議他去上海暫住，等整理好財政和軍事後，再請他回來。

當時總司令部有一個憲兵營，營長林祥向馮次琪建議，乘天黑打出去，保護許崇智去石龍，那樣還有翻盤的機會。但這個建議被滿面愁容的馮次琪否決了。

二十日拂曉，黃埔學生大隊進入總司令部，全面接管總司令部的一切。許崇智見大勢已去，便給國民政府遞交了一封辭呈：「崇智追隨總理十餘年，盡忠黨國，國人共見。最近肅清東江，撲滅楊、劉之後，對於整理軍隊，統一財政，無不盡力規劃。本應繼續努力，期盡全功。奈，精疲力盡，難再支持。敢請開去本兼各職，專事休養……」

汪精衛接到辭呈後，立刻召開政治委員會，同意許崇智辭職。汪精衛在對媒體發表的談話中，明確支持了蔣介石，指出黨內外「若因此事有不諒於介石者，余願分其謗也」。

下午三時，粵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陳銘樞，帶著早已打好的船票和兩萬元現金來到總統府，陪實際已失去自由的許崇智登船赴申。而此時許的夫人與子女已在船中等他。

蔣介石聯手許崇智滅了劉震寰的桂軍和滇軍；利用廖案與汪精衛聯手流放了胡漢民，趕走

了許崇智；他自己則大大向前邁出了一步，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國民黨的二把手。到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前，在他的前面只有汪精衛一座大山了。

陳潔如見蔣介石神智有些顛倒，忙打電話找來張靜江和陳果夫，請他們勸慰蔣介石。

在他們到來之前，蔣介石依舊在喃喃自語：「汝為兄，我是收編了你的粵軍，但我沒有虧待你。除一次性送去二十萬元供你開銷外，每月都在軍費開支項目下撥給你一萬元。我蔣中正是夠意思的……」

張靜江與陳果夫到來後，蔣介石已鎮靜多了，開始思考對策。經過商量，他們決定做兩件事來應變武漢的三中全會決定：一是立刻召集軍事會議。只有在戰場上不斷取得勝利，才可能保住在黨內軍事上的絕對權威，眼前必須盡快拿下上海和南京。孫傳芳已到強弩之末，張宗昌的直魯聯軍應該也不會有太強的戰鬥力。二是電邀上海的青幫頭目杜月笙、張嘯林來九江，要對上海的事情提前做準備。現在共產黨在上海勢力很大，要特別防止北伐軍給共產黨做了白工。

在蔣介石的內心深處還有兩個秘密，暫時不能講出來：一是，他計畫只要南京解放，就在那裡建立新的民國政府。南昌建都的動機失敗後，他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二是，必須盡快與宋家聯繫。從目前的政治局勢看，能制約鮑羅廷與汪精衛的人只有宋慶齡。而能李代桃僵的是宋家其他人，只要與宋家聯手，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包括軍費。他已秘密與宋家的掌門人、大小姐宋靄齡接洽。但這件事還不能告訴陳潔如，也不能告訴二兄。

當漢口的正式命令到達北伐軍南昌大本營時，蔣介石嗤之以鼻。在他看來，所有的矛盾和困惑在正式命令來到之前都已化解。蔣介石仔細盤點了自己的實力以及手中的王牌，已有充分的信心贏得這場混亂的牌局。

在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當然還是軍事。一方面，他自信自己的軍事才幹在黨內尚無人能替代。那個湖南軍閥唐生智一直在覬覦他的北伐總司令位置，鮑羅廷正是利用了湘軍，才如願以償把民國政府放在了武漢。但唐生智不過是隻土鱉，與自己相比還差得遠。縱觀北伐軍的八個軍，亦不見出頭椽子。其二，在何香凝離開後召開的大本營軍事會議上，與會將領均決心與他同舟共濟，這讓他十分感激。他知道，雖然每個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盤，但他們的小算盤與我蔣中正的大算盤打法是一致的。他變得胸有成竹了。

那天的軍事會議進行了長達十六個小時的討論，蔣介石沒有覺得累，反而愈發興奮。他在會議開始時就強調：「總理在世的時候，我無論對哪一個同志，或者有一句話與我不對，或者有一點得罪了我，我馬上就跑開。很多人勸過我，要我以革命事業為重。總理去世後，我改變了，誰也不要想讓我放棄責任。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現在，鮑羅廷等人就希望我跑開，我不會跑，如果我一走開，中國革命的根芽從此就要斷絕了。」

參加會議的有北伐軍副總參謀長、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黃埔軍校總教官、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還有蔣介石信任的東路軍第二十一師的陳誠，以及其他十二

位高級將領。

此刻的戰局是：除蘇浙皖以外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均在北伐軍之手。而蘇浙皖三省的戰鬥已經打響，程潛的江右軍正從安慶蕪湖向南京運動；李宗仁的江左軍正向蚌埠運動，其目標也是直指南京；白崇禧的部隊從南昌誓師出發之後，經東鄉玉山入浙，與孫傳芳幾經交手，正逼進杭州；何應欽的部隊由閩入浙東，一路攻城略地，直逼淞滬。

孫傳芳、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已不堪一擊，張作霖的安國軍遠水救不了近火，又因在北方有閻錫山、馮玉祥正虎視眈眈盯住他，而不敢輕舉妄動。

此次廓清蘇浙皖，蔣介石安排唐生智僅在境內擔任監視河南的安國軍，撈不到什麼好處。但對唐生智的第八軍絕不能大意，這支軍隊是心腹大患，唐生智其時已公開反蔣。在北伐軍大本營的江西，眼下只有作為總預備隊的朱培德第三軍，必須防止唐生智釜底抽薪，他如果偷襲江西，且不說朱培德能否守住九江南昌，還很可能臨陣倒戈，畢竟武漢政權已經是合法的政權。一定要迫使唐生智放棄對贛動武的念頭。

蔣介石要求會議專門就保衛江西進行討論，並形成預案。一面要求朱培德加緊修築工事，一面收縮對武漢政權咄咄逼人的態勢，要讓鮑羅廷等人對他繼續產生幻想，讓他們感覺我蔣中正已接受了三中全會的所有決議。只有這樣，唐生智才可能打消對江西動武的念頭。

一切都在算計之中。開完軍事會議後不久，上海黑社會失目杜月笙、張嘯林到達了九江。

隨船前來的還有虞洽卿的代表王曉籟。表面上看，上海的政權目前由張宗昌的心腹華庶澄掌握，他剛率直魯聯軍接防。而實際上，上海的政權還被另外兩條線控制，一是租界，二是以黃金榮為首的青幫。

蔣介石在上海灘混跡多年，接觸過各色人等。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他在上海經營的「恆泰號」倒閉，債主追討債務，經上海聞人虞洽卿引見，他得以拜黃金榮為師。拜師時用的姓名為蔣志清，而掌管黃家的是黃金榮的大兒媳，叫李志清。現在無法判斷是不是「蔣志清」三個字打動了這位海上青幫大亨，反正他收了蔣介石為徒，並為他消災，蔣介石也因此與杜月笙成為師兄弟。他很清楚青幫在上海的地下實力，與租界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青幫，在上海的地界裡如魚得水。不管是誰，要想和平控制上海的時局，最佳的捷徑便是與青幫合作。

一番寒暄，馬上進入雙方都關心的話題。

杜月笙問：「漢口和九江租界被國人收回，會不會影響到上海？」

蔣介石的回答很乾脆：「我已在不同場合表達過我的思想。雖然此次北伐，共產黨在宣傳動員方面出了力，但我不是共產黨。一月三日的漢口英租界事件和一月七日的九江英租界事件，雙方各執一詞。但可以下結論，占領租界跟共產黨的煽動有密切關係。請你們轉告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國民革命軍不會損害他們的利益。聽說美、日、德、法開始向上海增兵，沒有必要。」張嘯林說：「我看那些外國人之間也不團結。這次英國人要求美、日、德、法一起行動，

但沒有成功。據說日本表示愛莫能助，美法都反對武力干涉。他們都不希望中國人的反英情緒轉到自己身上。」

蔣介石暗笑，這位青幫「通」字輩的大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與幾位兄弟在廬山仙岩酒店商量了策略後，已經分別與各國駐華機構接觸。讓他們知道，我蔣中正不可怕，是可以合作的，可怕的是共產黨。這次英租界事件最終變成孤立的事件，就與其所做的工作有關。

蔣介石冷笑著說：「英國人也在增兵，但我肯定他們在這個時候不敢發動大規模戰爭。中國已不是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的中國，美、日、德、法也必須考慮他們在華已有的利益。你們給租界帶話，任何國家，如由於同情心而要幫助國民黨，我們不會拒絕這種援助，我們還將與那個國家握手。」這時，他話鋒一轉道：「好了，說說上海的共產黨。聽說鬧得很厲害？」

杜月笙抱怨說：「一塌糊塗。工人都被組織起來搞什麼糾察隊，什麼武裝起義。去年十月搞了一次，上個月又搞一次。到處都在罷工，上海一片混亂，領頭的都是共產黨，聽說最近來了一位你在軍校的老搭檔……」

蔣介石眼睛一瞪，打斷杜月笙的話，問道：「是誰？」

杜月笙看著蔣介石說：「是個什麼政治主任，聽巡捕房講，叫啥周先生。」

蔣介石一愣，眼前閃過一個儒雅的身影，是周恩來？這個在北方長大的淮安人是黃埔第三任政治部主任，當時才二十六歲，是軍校的德文翻譯張申府推薦的。但周恩來從巴黎啟程，還沒到任，張申府就不辭而別了。當年還是廖公寄路費給周恩來，請他來軍校是引進人才。這個人才

在黃埔師生兩次東征時立了功，授予了他少將軍銜，還任命他為東江地區行政委員。可是他在黃埔搞的青年軍人聯合會，險些動搖了蔣校長的地位。

想到這兒，蔣介石吸了口氣說：「我曉得，他叫周恩來，當過我的助手。北伐前想把他留在身邊，但不見了，原來去了上海。」

張嘯林氣勢洶洶地說：「一定要打上海那幫共產黨，要不然，他們要翻天了。」

蔣介石冷冷地笑了笑：「我聽說上海的青幫和商界是支持共產黨的。」

王曉籟馬上說：「他們打的是國民革命的旗幟，是支持北伐的旗幟，你說我們能不支持他們嗎？」

蔣介石不過是逗逗他們，說：「不急，再看看。」

他說的再看看，是已準備好了兩步棋。第一步，已派人給剛進上海接防的張宗昌部華庶澄暗示，如果他能率駐防的三千直魯聯軍投降，便任命他為第四十一軍軍長。這位張宗昌的拜把兄弟面對前來勸降的老鄉崔唯吾，並沒表示拒絕。這一步棋如果成功，便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不成功，便祭出第二步棋，讓上海的工人武裝與華庶澄做殊死搏鬥。鷸蚌相爭之後，北伐軍就是漁翁。

蔣介石突然問：「如果真打起來，要多少時間才能解決上海的共產黨？」

「二十四小時可以解決。」杜月笙回答得很乾脆。對杜月笙這個人，蔣介石是相信的，他辦事周密果斷，且凶狠不留情面。不像黃金榮、張嘯林那麼沒有深度，他的回答說明他已有預謀。

蔣介石微笑著點點頭，然後調轉話題問王曉籟：「虞老闆的近況如何？」

王曉籟嘆氣搖頭：「孫傳芳支持那個傅筱庵，硬是把虞老闆從上海總商會會長的位置上擠下來，而我連會董都沒保住。傅筱庵調用招商局的商輪，幫孫傳芳運送軍隊和軍用品……」

蔣介石打斷他的話：「別說了。可恨，我知道傅筱庵跟我作對。曉籟兄，請轉告虞老闆，早晚我們要給傅筱庵顏色瞧瞧，上海總商會會長只有虞老闆能坐得穩。」

久經沙場的杜月笙、張嘯林聽蔣介石說這番話時，立刻感覺到了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陣陣殺氣。兩人同時在心裡說：眼前的這個蔣介石，已不是混跡上海灘的蔣志清了。

杜月笙說：「青幫要做大事，還是應該有個公開的組織比較好，畢竟青幫上檯面還有不方便的地方。」

蔣介石欣賞地看了看杜月笙，說：「師兄說得對，有些事體改頭、換換面孔可以事半功倍。要協調各幫口力量，確實需要一個公開的組織。當年總理用幫會組織發動起義，公開的旗號叫『中華共進會』，你們看怎麼樣？」

張嘯林立刻表示贊同，杜月笙也沒意見，但提出組織的名稱還應該徵求黃金榮的意見，這件事回上海就立刻辦。蔣介石對杜月笙的政治頭腦發生興趣，心想，這個人可以派大用場。

滿面春風的蔣介石送走杜月笙等三人後，接到了宋靄齡到來的消息。有礙於陳潔如，宋靄齡只肯在船上與蔣介石見面。那艘中國銀行的商船停泊在九江碼頭。

這次見面，對蔣介石個人的發展至為重要。這是一次秘密會面，在任何官方文件上都沒有

這次會面的資料，但這次會面後所產生的一切效果，可以說明它很可能是僅次於蔣介石在永豐艦上與孫中山的會面，甚至可以說是改變時下中國政治格局的會面。

蔣介石做好了充分準備，最大的準備是在宋靄齡面前做一切讓步。

蔣宋兩人彼此已經很熟悉了，見面的目的也已在邀請宋靄齡來九江磋商的信中說明白了，所以見面後很快就進入了正題。

宋靄齡先開口：「蔣總司令，我和庸之（孔祥熙）都認為，你是當今國民黨中最出色的領導人。」

聽了這話，蔣介石心中一陣竊喜。他知道，作為孫中山的秘書和姨姊，宋靄齡有機會在國民黨高層活動。憑她的政治敏感，應該對當前的革命形勢和國民黨內部格局有自己的見解。看來，今天的會晤會有成果。他謙虛地笑笑說：「哪裡哪裡，中正不過一介武夫，全憑總理的抬愛。」

宋靄齡也笑了，眼前這位暴發戶在國民黨失去身為舵手的孫中山後脫穎而出，恐怕沒有誰能夠再阻撓他了。宋家要想繼續保持在中國上流社會的位置，只靠二妹是孫先生的未亡人恐怕還不夠，必須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別看三中全會以不在國內的汪精衛取得勝利而結束，事實上真正的勝利者是鮑羅廷，汪精衛絕非蔣介石的對手。但鮑羅廷在深諳中華政治的蔣介石面前，也不過是階段性的人物。作為宋家的老大，有義務為宋家的前途考慮。

她話題一轉：「我和小妹與鮑羅廷見過幾次面。他跟我們滔滔不絕地講述共產主義世界觀

與行動計畫，我深深感到對你不利。你領導北伐所取得的勝利果實很可能被旁人摘走，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面對一針見血的問題，蔣介石急速思索，她為什麼提到小妹？為什麼說鮑羅廷？

見蔣介石沒回答，宋靄齡接著自己的話題說：「根本原因在於你的經濟、威望、影響力都還很弱。你在廣州趕走了那麼多廣東人，許崇智將軍、胡漢民先生，還有被迫請假離開的汪精衛。他們會放過你？不要忘了，孫先生也是廣東人，嚴格地說我也是。」

一番話說得蔣介石直冒冷汗。他被這位執掌宋家門戶的大姐弄糊塗了，她要幹什麼？為什麼特別提到廣東人，此前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在沒有搞清楚她的意圖之前，似乎還是得先保持緘默。他端起了面前的水杯，喝了幾口白開水。

宋靄齡笑著說：「總司令還是只喝白開水不喝茶？也不抽菸？」

蔣介石搖搖頭說：「多年的習慣，不願改變它。」

宋靄齡指了指她面前的紅酒杯問：「喝一點？可以提神。」

蔣介石微微一笑道：「夫人請自便。你接著談，中正洗耳恭聽。」

蔣總司令表現出的謙卑，對一貫頤指氣使的宋大小姐很受用。她端起高腳杯輕輕搖了搖，喝了一小口，說：「我之所以趕來九江跟總司令見面，根本原因是我和庸之都不願意看到你這顆軍事明星隕落得與升起一樣快。」

蔣介石呼出一口氣，他的內心是倔強的，從未想過隕落之事。但他知道，在面對這樣一個

可能改變一切的女人面前，「倔強」是不能表露出來的。他依舊微笑道：「謝謝大阿姐的抬愛。」巧妙地將「夫人」改為「大阿姐」。

宋靄齡敏感地發覺了這個變化，看了蔣一眼說：「總司令還大我兩歲呢，怎麼叫我大阿姐了？不過我開心，滿好的。」

蔣介石抓住機會馬上往下說：「大阿姐，請尊駕來九江，是中正遇到了天大的困難。我可以發誓說，三中全会是非法的，他們完全是在背後搞陰謀，相信大阿姐是明白人。但我現在是單槍匹馬，要繼續推動革命，阻力太大。我有預感，今後很難從漢口方面拿到軍費、軍火以及其他補給。」他隱瞞了已通過虞洽卿聯絡江浙財團支持北伐軍的事。

宋靄齡點點頭說：「所以我趕來與你見面，就是想與你做一筆交易。」

「做交易？」蔣介石不解地看著她。

宋靄齡溫文爾雅地看著蔣，說：「這筆生意如果做成了，我可以預言，中國之政治格局將從此改變。」

她的話讓蔣介石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他不知道是什麼生意可以改變中國的政治格局，但他知道，這筆生意一定是自己想做的。

宋靄齡察言觀色，知道已吊足了蔣的胃口，但依然沒有拋出底牌，而是說：「我們家小妹對總司令印象很深，不喝茶、不抽菸也不喝酒的男人太少了。而作為統帥幾十萬大軍的總司令，就更加可貴。她為了你，還反駁了鮑羅廷，說他蔑視人性、冷酷無情。」

蔣介石很想知道宋靄齡的天機，幾次想問，但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他附和說：「三小姐聰明伶俐，著實讓人愛憐。」

宋靄齡馬上問：「你喜歡她？」

蔣介石臉紅了一下，說：「不瞞大阿姐，多年前就喜歡。但三小姐冰清玉潔，德容俱佳，中正乃一凡人武夫，如何敢高攀。」

蔣介石沒有什麼嗜好，唯獨對女人感興趣。母親為他娶了年長他五歲的毛福梅為妻後，他並沒有停止過吃花酒、逛窯子，一度還想把一名叫介眉的妓女娶回家。後來還是帶回了一個與他同歲的妓院侍女姚治誠，娶為側室。跟這個女人過了十年後，遇上了當時十三歲的陳潔如。那是一見鍾情的感覺，多虧二兄幫忙，抱得美人歸。而現在又一位高貴的女人站在自己的面前，她的學識背景、家庭背景在當今中國鳳毛麟角，而只要自己伸手，就可以把她抱在懷裡。想到這兒，蔣介石的心跳不由地加速了。

宋靄齡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知道火候到了，便說：「我說的交易就是你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齡，我則說服庸之與馮玉祥達成支持你的協議，同時要子文脫離漢口跑到你這邊來。」

蔣介石醉了，無酒自醉。宋靄齡說出了他想了很久想說的話。如果與宋美齡成婚，自己便是孫中山的連襟、宋慶齡的妹夫，政治上的籌碼足夠抵抗來自黨內的任何一派；宋子文、孔祥熙本就是兩塊金字招牌，與他們聯親，經濟上則可能再也不會捉襟見肘；加上手上的幾十萬大軍，縱橫天下指日可待。

但蔣介石也是做過生意的人，辦得清投入產出，更知道做生意切忌馬上做決定，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他沒有馬上表態，可他的喜形於色已然說明了一切。

宋靄齡並不需要蔣介石此刻就海誓山盟，任何一次交易都應該是雙方都準備充分了，才同時出手。但只要價值取向達成一致，接下來便是細節問題。

蔣宋聯姻，是件大事。必須把所有細節問題處理好，才不至於壯志未酬身先死。蔣介石與宋靄齡開始一件一件把問題擺出來，商量解決的路程。

關於宋美齡，回國後曾想做新派人物去當記者，但全家都反對，她只能待在家裡。如今已歸國十年，雖然中文補習取得了傲人成績，也成為南北社交界的寵兒，但中國的女人只要不結婚，就意謂著她沒有真正回歸中國社會，她的一切光環都是別人給的：富豪的女兒、國父的小姨子、財政部長的妹妹等等。把這些拿掉，她一無所有。所以已而立之年的宋美齡有嫁人的迫切性，她甚至有與大姊、二姊攀比的念頭。

宋靄齡把有關小妹的兩度戀愛傳聞向蔣介石澄清。一是那位荷蘭建築師。宋靄齡說：「我們宋家沒有可能把小妹嫁給一位野蠻人，這一點小妹自己很清楚。」

另一段傳聞是宋美齡愛上了一直眼看孫中山革命的廣東東莞人劉紀文。這個人專攻政治經濟，擔任過大元帥府審計局局長、陸軍部軍需司司長等。這一段傳聞沒有誰能確切證實，宋靄齡也沒有全盤否認。但她指出：劉紀文無論從什麼方面比，都無法與蔣介石抗衡。

蔣介石全身的雄性激素完全被宋靄齡喚醒，愈發驕縱起來。兩人具體商量了三個步驟：首先

由宋靄齡向美齡吹風，把接納蔣介石的理由說清擺透；然後由蔣介石製造與她單獨相處的機會，加深彼此了解；其二最關鍵，取得宋母倪桂珍的同意。但只要美齡同意了，這一關應該能過。接下來是宋子文。

宋子文對蔣介石不屑一顧，認為蔣不過是上海灘的小癩三。而正統的武漢政府對他十分倚重，他又與二姊慶齡感情頗深。要扭轉宋子文的思想，讓他當叛徒，必須軟硬兼施。軟是要給他洗腦筋，認清汪精衛是不可能成事的。

宋靄齡向蔣介石透露宋子文的財經抱負，他想重整全國經濟。比如召開全國經濟會議，成立國家銀行來統一國家幣制，統一國家金庫，調劑國內金融。他還想廢兩改元，發行紙幣，並將中國貨幣納入國際貨幣組織等等。

對這些，蔣介石一頭霧水，但他清楚地知道這位宋家大公子在中外銀行業的威望與人脈。直覺告訴他，宋子文的理想與他理想中的從軍政過渡到訓政、憲政會有極大幫助。因此他立刻表態說：「子文出任我的財政部長不成問題，我將賦予他更大的權力。但這個承諾能讓子文倒戈嗎？」宋靄齡搖搖頭說：「不能。他與二妹是汪兆銘的財政、政治左右手，而且慶齡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負。所以可能需要來硬的，聽說你在上海有一批青幫朋友？」

蔣介石眼睛一亮，明白了她說的「硬」是什麼意思，「恐嚇」可是青幫的拿手好戲。

關於宋慶齡，應該也是從心底裡瞧不起蔣介石的，她始終不認為蔣是孫中山的接班人，更看不起他的婚姻背景。雖然對他勇赴永豐艦之難表示感激，卻總是認為那不過是蔣介石的一次投

機。如果要她與蔣介石為伍，她會感到羞憤與痛苦。

宋靄齡表示，二妹的政治作用非常之大，沒有誰有把握讓她轉變，只能試試看。但如果蔣宋聯姻成功，加上宋子文回歸，這股力量要與國母抗衡應該不成問題。

關於蔣介石過去的婚姻，蔣介石表示這不是個問題，過去的三次婚姻都可以處理好。只是陳潔如陪自己度過了七年非常歲月，況且她才二十一歲，有些棘手，但完全有把握把這些問題處理好。蔣介石列出了時間表，可以從本月開始啟動一切，盡快讓陳潔如離開。

宋靄齡完全相信眼前這位總司令處理家事的魄力。她提醒蔣介石，要贏得母親倪桂珍的好感，還必須做一件事：讀《聖經》。

宋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也要求女婿們是基督徒。雖然宋家對二女嫁給孫中山表現出震怒，但孫中山畢竟在二十多歲就已在香港受洗，且臨終之時還自證「我本基督徒」。孔祥熙則更不願山西太谷老家孔家族人的威嚇，在十幾歲時便已受洗。

但蔣介石是受儒家經典薰陶，典型具備中國傳統思維的男人。他深受母親王采玉的教誨，是虔誠的佛教徒。面對宋靄齡的要求，蔣介石沒有立刻答應，只表示一定會抽空看《聖經》。要與未來的岳母對話，需要有對話的話題，至於是否改奉基督，那是後話。

與宋靄齡在九江分手後，蔣介石趕回南昌，並立刻開始行動。他要在軍事的護佑下，開始樹立自己的政治形象。他深知，這將是人生一次重要的轉折，而且時間不等人。